

2023年8月15日

星期二

责任编辑:郭亮  
美术编辑:左骏  
校对:谭智方

太和仙下的泉坪古村落。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 
yzhy83@163.com

株洲文脉

## 大唐诗圣的株洲“三万里”

蒋胜金



杜甫诗中吟咏过的“可使营吾居，终焉托长啸”的空灵岸。

洲,庶几如此。

如今看来,老杜和株洲的投契之处还有很多。

杜甫的诗,初看并不惊艳,然而钻之弥深仰之弥高,其技艺纯熟圆滑,臻于化境。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,他对“手艺”的自觉与追求,与以制瓷名世的株洲,何其相似乃尔。株洲因厂而立,一大批埋头苦干的产业工人、科技人才成就了今天的制造名城,他们,就是车间的杜甫,实验室的子美,几十年来共同谱写了一部工业发展的史诗。

杜甫与同时代诗人不同的地方还在于,在别人都看向上面,看朝廷、看仙佛的时候,他却看向身边,看向每一个普通人,看向正史里通常只作为数字出现的个人,聆听并记录他们的歌与哭。在内卷的时代,能看见普通人的杜甫,正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理解与喜爱。

而一个以产业为基石,以幸福为追求的城市,也是对普通人、对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最友好最宜居的城市。假如株洲是一个,谈及这样的民生活

题,他和老杜,一定有很多共同语言。

还有很多话,他们能聊到一起。

譬如,关于有容乃大,一个是融合众长诸体兼备的“六边形战士”,一个是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移民城市。

譬如,关于命运道际,一个在宋朝达到名望的顶峰,开始被封圣,一个在宋朝被赋予今日的名字,株洲。而且,都曾经经历过甚至仍处于实力大于名气的时期。

……

有这么多共同点,以至人们愿意想象,或许他们相遇的时刻,内在的自我顷刻认出了彼此,这就能解释,为什么他只是路过这里,却一见倾心,五次登临,写下了九首诗。

这些诗里写了什么呢?

他写路过的地名,凿石浦、津口、空灵岸、花石戍、晚州,如唤亲友;

他写株洲的风景,写江中水藻茂密白鱼跳网黄鸟歌唱,写空灵岸的红岩像披上了霞光,岸上的枫林一路绵延,写日月星辰似乎对这片土地格外偏心;

他写在株洲看到的人,写船工齐心协力渡过险滩,写采蕨的农女在傍晚的空村哭泣,还有一路上不断遇到的特异杰出的人;

他写自己的感触,时而自矜,觉得自己经历如此多忧患,应该会留下永恒的作品,时而自惭,为自己的落魄感到抱歉,时而悲愤,控诉官吏残酷压榨人民,时而百感交集,为风景而愉悦的同时又为衰老惆怅。

他还写自己是如何欣赏风景的——佳处领其要,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聚焦。这句诗颇有哲理,各行各业都用得上,有人就曾“取以为读书法”。

他就在诗中写下和李白名句相似的句子:圣贤两寂寞。就这样,诗仙以一种料想不到的方式,跟着诗圣去了一次他从未踏足过的株洲。

老杜在株洲留下的诗不算多,但在这些诗里面,我们能看到一个较为完整的杜甫。

第一次的相遇,很快就在走走停停不断“表白”中结束了。

后来,杜甫又因为投奔或投奔失败几次经过株洲。次年盛夏,是杜甫最后一次经过株洲,这一年,也是杜甫生命的最后一年。离开株洲不久之后,他就在湘江上的一条小船上死去了。

当他与株洲相遇时,他正走向万里奔波的终点,距离少年时的理想已万里之遥,而在内心深处,他依旧心雄万里。

大唐诗圣的株洲三万里,从来不止于文学意义,它是纪录,是寄托,是命运与命运的下意识吸引,是精神与精神的跨时空对话。

从北宋年间在凿石浦建杜甫草堂,到本世纪初在花石戍建杜甫公亭,从李东阳尊杜甫开创茶陵诗派,到“醴陵孔雀”袁昌英向西译介杜甫,从米芾前来拜谒并刻字“怀杜岩”,到近年不断开展的杜甫文化研究,杜甫与株洲的故事,或者说,一座城对一个人千年前表白的回应,至今仍在进行中。

那年夏天,杜甫乘坐的小船默默驶离了株洲世界,同时驶进了株洲的精神世界,它将在后人的景仰中,一次又一次回到这片水域,其航程,何止三万里。



## 泉坪三章

刘湘林

太和仙脚下的狭长山谷地带,有一个叫泉坪的自然村落,过去是生产队,现在是攸县莲塘坳镇幽居村下辖的一个村民小组。这个紧锁于深山之中的小地方,多年来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,如今却渐渐声名鹊起——2020年12月,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授予“中国传统村落”称号,随之,不少寻访探秘的人士前来玩赏。

一班文友约起,要到泉坪去采风,激起我莫名兴奋。一行十人,分乘三辆越野车疾驰,经南水,过银坑,到下洞,前往幽居村。

我曾到过幽居村,蜿蜒逶迤的道路,绵延起伏的山峰,青翠茂密的竹林,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进入高山垭口,忽见四周山峰耸立,盆地中农田屋宇历历在目,现代气派,俨然小村镇。我以为,这里就是幽居村的全部,泉坪或许就在某个边角。

然而,远不是我想象的那样,开车的谭君说泉坪还好玩呢。其实,不仅远,路还弯弯曲曲。这条仅够小车狭窄通行的道路,几乎全部是山崖上开凿出来的,路边岩石森森,似乎在诉说着开拓者的艰辛,往下看,悬崖峭壁在竹林的掩映下若隐若现。

约莫爬行半个多小时,又进入了一个山垭口,一个村落迎面映入眼帘,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泉坪终于到了。

一下车,如同穿过了时空隧道,大家被宁静、清凉的气场奋力托起。举目四望,青山绵延,小江穿越村境,房舍坐落山边,青石板路幽幽发亮,马儿嚼草,鸡群觅食,白鹤泛波,黑羊隐现,忽闻狗吠,恍如梦境中的世外桃源……

## 山里人家

泉坪人家十九户,有多户相连成稍大屋场的,有二三户在山坡的,也有单独独户房屋的;所有房屋,无论人居住屋,还是杂屋,均为黄泥拌墙,屋顶盖传统小青瓦,房正面及侧面饰白石灰粉,青山白房,引人注目。

房屋式样也是传统制,二层结构,或四栋三空带坡屋,或六栋五空带坡屋。房屋结构皆为木材,室内通往二楼为木板梯,宽敞结实,二层楼板,二层顶上钉薄木条,严严实实。家具以木、竹制品为主,火架炕凳,雕花木床,盘筛米筛,桌椅板凳等等,一应俱全,透出木质特有的芬芳。村民介绍,这样的房子牢靠好住,冬暖夏凉,大热天都不要空调,晚上睡觉还要盖被子。举目环视,果然家家户户没看见空调。

山里人家热情好客,彭君预先联系的舅舅夫妇,对我们的到来更是喜出望外。人刚至,欢声起。舅舅的谭肖奇,叫舅母的朱文姑,早就在堂屋桌子上摆放大碟刚煎好的糯米油货,又给我们泡上热腾腾的茶水。然后,再去灶屋(厨房)里用柴火焖饭炒土鸡,飘出的菜香氤氲弥漫,让大家顿生一种到舅舅家做客的温馨感觉。

这里家家户传承古老文化,敬畏天地,孝顺宗亲,感恩师祖,和睦邻里。每户人家中堂都设祭案,神桌、神龛、牌位、神鼓、油灯、香炉、香筒罐等,正中安放“天地国亲师”牌匾。

这些物件的制作、设置还十分讲究。就说神鼓,要悬挂于神龛右下方、祭案的上方。舅舅谭肖奇自豪地介绍自家的神鼓说:“这还是我父亲自己制作的!”他说父亲不是木匠,就是看别人怎么做,然后自己动手制作的。制作神鼓十分讲究,要选用上等黄牛皮和好木料。圆形鼓筒由木片铆合,不能用任何钉子,竹钉也不能用。鼓筒两端绑牛皮,用密密麻麻的竹钉钉紧,鼓筒外表涂漆。谭家的神鼓已经使用许多年,如今轻轻敲击仍咚咚悦耳,外表形状完好如初。一个没有木工技巧的人,竟能制作出这样精致的神鼓,这要让他动了多少脑筋?!我们不禁对这位前辈产生敬佩之情。

泉坪人为了小孩的上学,大都在城镇购买了房屋,但泉坪是他们的“生根”之处,是他们主要的生产生活之地。年轻人即便在城镇创业务工,仍然恋着山中之家。

世间万象多彩,但泉坪始终保持宁静而浓厚的人间生活气氛。

## 石桥古韵

村口小江上,一座石拱桥横跨两岸,给小山村平添了几分古色古韵。



始建于清光绪年间的石拱桥,至今仍方便当地村民出行。

石拱桥为一拱式,桥面宽约两米,跨越约五米的江面,桥体全部由青色长方形条石组合。桥正中镶嵌一块长条石,上有雕刻图和文字,中间为图,一束飘带束缚宝剑和毛笔,大概象征文武吧;右边竖刻一行字:光绪甲午二十年(1894年)菊月二十四日,左边竖刻一行字:谭树德堂建,说明建此桥善举的是一举族人共为。此石拱桥建成距今129年,这在当时泉坪小山村可是重大工程!这里没有石山,过去交通闭塞,石料从哪里来?怎么运输?没有文字记录,谁也说不清,至今还是个谜。

据年长的村民说,过此桥有通往外界的山路,连接攸县、茶陵,随着岁月的流逝,昔日的山路已经湮没,但古石拱桥却至今发挥作用,方便小江两边的村民们通行。路边有条石头砌成的小道,通往拱桥下的江边,方便村民挑水、洗衣。如今,磨得光滑发亮的石头静静卧着,留下了村民和小孩们在水边活动的印迹。岸边,靠近拱桥的石头酷似象鼻。村民告诉我们这是象鼻石,老辈人视其为神灵,能给村人带来好运,可惜建桥时不小心,把象鼻石碰坏了,从此村人们的日子过得不好了。

其实,生活在闭塞山里的人们哪里知道,不是什么鼻尖碰坏了运气,而是国运损伤。1894年,岁在甲午,日本军国主义以青岛海战为开端,对中国和朝鲜进行侵略战争,这场持续9个月的战争,最终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,直到1895年4月17日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才真正结束。《马关条约》是丧权辱国、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。《马关条约》将“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”和“澎湖列岛”“让与日本”;条约还规定,中国一共向日本赔付2.315亿两白银,由于短时间内筹措不到这么多钱,清政府只能向英、法、德、俄四国借款,利息加起来比赔款还要多。沉重的负担,最终转移到全体中国人民的头上。“覆巢之下,安有完卵”,小山村泉坪人,只知道从此赋税加重,生活每况愈下。

桥下的小江,水流清澈,名楠竹江,发源于太和仙,流经幽居村、阳升观村,经南水村并入珠湖江,在沙陵渡汇入攸河。立于桥边,俯视溪流奔腾不息,让人感叹时光运转,沧桑巨变。

## 古法造纸

泉坪有19户人家,户户造纸。这是大山馈赠给人们的优质资源,每座山都生长着茂密的楠竹,而楠竹是造纸的最好原料。

每年农历五月初,当地农户就会从竹林中砍来刚散叶的嫩竹,用篾刀剥枝、削皮、划破,断成大约1米5长短的竹条并扎成捆,按10:1的比例将竹条和生石灰一起放入水池中沤制;沤制两个月左右,放入石灰水,去渣,加水清洗,用锄头反复搅拌,再用草垫或其他物品盖上以进行发酵,等两三个月后竹条充分腐烂成棉絮状,便可以进行下一步的造纸程序了。

将发酵后的竹料倒入白料池(俗称槽子)中反复搅拌,并用竹竿用力打水,将颗粒竹料打烂,并捞出粗料,再加入事先准备好的滑水(滑水用香叶子油等进行腌制),就可开帘进行沤制了。滑水要边加边沤,帘床由帘子和床架组成,帘子放在床架上在槽子里左右晃动一两次,帘子上就有了纸浆,提出帘床,将帘子翻转放在事先准备好的木板上,轻揭帘子,一张沤制的湿草纸就诞生了,其方法称之为“抄纸”。一个熟练的师傅一天可“抄纸”700余张。将湿纸一张张叠放起来,累积上万张后,用滚筒加码子进行榨压,除去水分,然后再再一层一层分离揭开,通过烘、晒等程序,草纸就形成了。整套操作工艺,从伐竹、提浆到抄纸、烘晒等,足足有72道工序。

古法造出来的纸,俗称包皮纸,色泽淡黄,透出竹香,古人用来包药材、包食品。随着社会的变迁,现在主要用于民间祭祀和鞭炮生产。为了更好地保存这一项目,2018年,“泉坪古法造纸术”被列入株洲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泉坪古法造纸,传承久远,据村里老人说最初是邵东师傅传来的技术。当年,“一把包袱一把伞,邵东人来了当老板”,而泉坪人一边帮工做事,一边学技术,慢慢掌握了古法造纸的全套工艺,并且一代代传承至今。

古法造纸既是体力活,又是技术活,而且利润并不可观,一户人家的造纸收入一年也就几万元,但泉坪人还是钟情于这件事。舅舅谭肖奇、朱文姑夫妇热情好客,我们有人建议他们,利用这得天独厚的环境搞民宿、搞农家乐,这样赚钱会更多,但这“妙计”似乎并未激起这对夫妇的兴趣。谭肖奇是古法造纸术的传承人,他觉得“抄纸”不仅是生计所需,而且充满了情感,因而不愿轻易去“改行”。

我想,有这样执着追求的人,古法造纸术一定会在泉坪薪火相传的。即将离开泉坪时,我们与村里人依依话别,挺立于村边的八百岁的红豆杉,也似乎像慈祥的岁月老人,目送我们踏上归程。

老杜的失意自不待言。当时的他,已从“一日上树能千回”的少年走到了“老病有孤舟”的老年,从“会当凌绝顶”的理想走到了“凭轩涕泗流”的现实,艺术上,尽管他已经攀上了罕有匹敌的高峰,但是,知道并欣赏他的人不多,时人编撰的《河岳英灵集》里,他连一席之地都没有占据。遇到落魄流离的杜甫时,株洲的前身建宁县也正陷入它最长的失落期,本来打东汉建县之后,她就屡经重建,在历史的长河里载沉载浮,而唐贞观年间被撤县之后,她更是直接消失了一千多年。

那时,老杜应该想不到,他会从杜二变成诗圣,当然更没人能料到,他经过的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,某一天能横空出世,一跃而成为国家级的交通枢纽与工业重镇。

人与人之间有气味相投,人与地方也有同频共振。老杜与林